

adaptor / June 04, 2014 09:13PM

[\[蘋果\] 廖亦武：追憶大屠殺、坦克、人 \[2014-06-04\]](#)

[蘋果] 廖亦武：追憶大屠殺、坦克、人 [2014-06-04]

最新更新：蘋果日報 2014年06月04日00:11

引用日期：2014-06-04

引用連結：

Source: 蘋果日報

作者：廖亦武（中國流亡作家、詩人、德國書業和平獎得主）

二十五年前，天安門大屠殺發生之前，父親對我說：「兒子，好好在家呆著，共產黨不是好惹的。」

父親是過來人，歷經數不清的政治運動，膽子被嚇破了。比如解放初期，在他的老家鹽亭，幾分鐘就槍斃了幾十個惡霸地主，有人不過癮，還揮舞大刀，將破碎的頭顱一顆顆剝下來，踢下河岸。人頭就這樣，接二連三地漂遠了，如同時間，如同總是在下一個渡口等待最新的人頭漂過去的夕陽。父親丟下勤勞致富的地主爺爺，連夜逃走了，從此沒說過共產黨一句壞話。哪怕遭遇大饑荒，全中國餓死近四千萬人，他的小兒子我也氣息奄奄了，他也忍住不說。那是怎樣的非人間啊，許多人吃草、吃樹皮、吃一種帶鹹腥味兒的粘土（又被稱作觀音土），如果碰巧吃著一根大地深處的蚯蚓，就算了不起的美味兒。許多人因吃觀音土被活活撐死。我奶奶也是這時候咽氣的，爺爺將骨瘦如柴的她夾在腋下，在坡上隨便刨個坑就埋了 - 可中國人民的偉大救星毛澤東還拒不承認錯誤。

更為荒唐的，是將大饑荒的罪責推給前蘇聯，於是，苟延殘喘的老百姓全都仇恨前蘇聯，只因為狗娘養的「修正主義」在關鍵時刻撤走專家，中止了國際援助 - 他的副手劉少奇實在看不下去，不禁嘀咕了句「餓死這麼多人，歷史要記載的」，於是倒大霉，在稍後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秘密監禁，並在秘密監禁中被活活餓死，以此驗證了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」的古訓。

可二十五年前，毛澤東早死了，我才三十來歲，是從精神和行動上追隨美國垮掉一代的無政府詩人，信奉「在路上」，我不相信父親那樣的過來人。而全國幾十個大城市的幾千萬示威者，大多數比我更年輕，更不會汲取父輩的教訓。特別是二十歲左右的首都大學生，號稱天之驕子，已經佔據天安門廣場幾十天，在全世界的關注下，過足了民主和自由的「毒癮」 - 可父親的話還是應驗了，共產黨開槍了，坦克碾壓過來，我在驚恐萬狀中朗誦了《大屠殺》：「打穿腦殼！燒焦頭皮！讓漿汁迸出來。靈魂迸出來。濺向立交橋、門樓、欄杆！濺向大馬路！濺向天空變成星星！逃跑的星星！長著兩條人腿的星星！天地顛倒了。人類都戴著亮晶晶的帽子。亮晶晶的鋼盔。有支軍隊從月球裏殺出來！掃射！掃射！掃射！多好玩啊！人類和星星一起倒下。一起逃跑。分不出彼此。追到雲上去！追到地縫和皮肉裏去掃射！把靈魂再打一個洞！把星星再打一個洞...。」

可父親的話只應驗了一半，自1949年以來，共產黨造成近一億人的非正常死亡，大家不僅忍辱偷生，還私下慶幸自己命大。也許有過零星反抗，但官方嚴禁記錄，久而久之就再沒人記得 - 而這次，中國老百姓終於集體反擊，一雪國恥。

2012年深秋，我在德國和台灣同時出版《子彈鴉片 - 天安門大屠殺的生與死》，公布了十幾個企圖阻止戒嚴部隊行兇的「六四暴徒」，他們像原始人類那樣可笑地對抗國家絞肉機，他們的主要「兇器」是棍棒、石塊與火。坦克人王維林由此在這場不均等的對抗中浮現，中國人面對大屠殺的英勇震撼了全球。我在《子彈鴉片》裡寫道：「那天晚上，至少有上百萬手無寸鐵的『暴徒』與全副武裝的軍人對峙。開頭是一輛接一輛的坦克和裝甲車開道，碰著路障，就直接碾過去；後來就開槍掃射了，大伙兒發出陣陣驚叫，一片槍聲一片血，人如亂草，嘎嘎被割下地。」

有個坐牢近二十年的「暴徒」說：「西方人只知道王維林，因為他一個人站大街中央擋坦克。一長串坦克，突突突冒著煙，像不斷放屁的巨型甲殼蟲，左繞右繞，硬是被這個人給擋下。你是鋼鐵我是血肉，壓過來呀，王八蛋！這個鏡頭進入了歷史，因為湊巧被外國記者攝到。據說美國老布希總統看了實況轉播，也忍不住流淚了。可是那一夜，中國有無數個王維林，沒有被鏡頭記錄下來。」

坦克人王維林不是學生領袖，不是知識精英，此前沒引起任何注意，他留下那個短暫畫面，成為一個不可磨滅的歷史象徵之後，就被人齶裏而去。因為六四流亡海外的中國人超過十萬，香港社會發起營救政府通緝犯的「黃雀行動」持續了數年，王維林都不在名單上。經《子彈鴉片》中若干個被判重刑的六四暴徒證實，監獄內也從未聽說過有王維林。

我的父親在2002年秋天去世，最後一瞬，他說不出話來，可眼睛牢牢盯住他的政治犯小兒子。警察曾在他的眼皮下搜查我、帶走我許多次，他死也不放心。也許他死也要重複「共產黨是不好惹的」 - 王維林的人間蒸發就再一次證明。

二十五年眨眼過去，我們都有些老了，圖片中的王維林還那樣年輕。遠遠望去，那白襯衣如夏日的百合花，純潔無瑕。坦克在百合花前卻步，構成穿越歷史的詩意。而在可歌可泣的詩意的另一面，近三千個生命被剝奪，被淡忘。在《子彈鴉片》裡，我再次整理丁子霖教授和天安門母親群體數年蒐集的《死亡名單》，其中有九歲的呂鵬，僅僅因為深夜被槍聲吵醒，悄悄溜出門，就被流彈擊斃；有二十二歲的夏之蕾，一位來自南方的大學女生，六日凌晨四點多，她隨學生長隊從天安門廣場撤退，走到東單時，槍聲大作，她跟踉倒地說：「快點！快點！找個地方歇歇。我好像是中彈了。」接著，從她緊捂着胸膛的指縫中，熱血一股股湧出。幾位女同學脫下她的襯衣，發現左乳下中了一槍。血一直在湧。當時一片混亂，昏暗之中，戒嚴部隊正從四面八方合圍過來。大伙兒別無他途，只得抱起昏迷的如花的她，向前走著，走著。幾分鐘後，迴光返照，她突然從昏迷中醒轉來，沖著悲淒的大伙兒，開了最後一個玩笑：「同學們！我的花季結束了。夏之蕾本來就是夏天的花蕾，凋謝得快嘛。」

二十五年了，槍聲遠了，血也枯了，全世界還在追憶六四，就如一個人不斷抬頭望天上的星星，有疲倦，有忘卻，甚至有懷疑。但這逐漸成為人類的記憶財富，因為1989年是世界歷史分界線，共產陣營瓦解以中國人的流血開始，在西方各種文史檔案裡，有關六四屠殺的證據累積如山 - 誰會料到，五月的中國首都，竟然爆出因追憶六四而集體入獄的大案 - 在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家中，在十幾位知識精英舉辦「研討會」之後，全部被警察抓捕。其中五人，因「罪行嚴重」被羈押至今。他們是維權律師浦志強、社會學家徐友漁、前政治犯胡石根、八〇後網絡作家劉荻，及六四死難者家屬的郝建。

此案在國內外激起新聞狂瀾。在家中追憶六四，跟寫反動日記差不多性質，如果這也犯了「尋釁滋事罪」，那就退回到「思想犯罪」的毛時代了。這幾天在波蘭接受採訪時，因感覺離奇荒謬，我就講了發生在毛時代的一則故事：「有一對夫妻做愛，丈夫為了延長快感，就一邊抽送一邊高呼『毛主席萬歲』，他高呼幾百遍，的確延緩了射精。卻不料隔牆有耳，革命鄰居們立馬舉報。火速招來警察，兩口子也被破門而入的警察當場拿獲，隨之痛毆，隨之判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，勞改四年。」

翻譯和記者都忍不住笑，跟著又感覺對不住六四死難者和新近入獄者。記者說：「廖先生，您這是謠言吧？」

我說：「在家中追憶歷史叫『尋釁滋事』，這聽起來才像謠言。」

記者說：「那麼，請問，中國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？」

我說：「沒進步也沒倒退，而是轟隆一聲騰飛了。」

記者說：「我理解。可坦克人王維林和你的《子彈鴉片》都不會轟隆一聲飛走的。」

---